

养 鸟 记

宋扬

我们不得不将它们分开。

一年前,当它俩被我和女儿从市场带回来时,还只是刚能站立,刚能自己进食,喝水的雏儿。它俩并排站在鸟笼里的吊竿上,在竿上荡秋千,它俩相依相伴的模样被女儿画在纸上,惹人爱怜。

曾以为,它俩会相安无事,然而,情况在一年后变了。

父亲最先发现这一变化——它俩开始打架。先是块头大一些的独霸了吊竿,然后,它开始不停攻击弱小的那只,啄下一片片羽毛来,严重时,竟啄裂了对方的喙。失败者嘴角渗着血。父亲说,这两只鹦鹉肯定都是雄的,

夏 情

赵国培

你是女杰
汉子般刚烈
你是壮男
虎豹样决绝
活脱脱大写的一个人啊
一撇一捺
堂堂世界
朗朗乾坤

想说
就说个痛痛快快
要爱
就爱得轰轰烈烈
无须吞吞吐吐,
何必扭扭捏捏

诉心曲
或明朗如万里晴空
或热泪倾盆般狂泻
表真态
索性以
滚滚雷声发言
自身观点
决不藏藏掖掖

倘若夏情旺盛不灭
人将成率真世界

白云飘过窗前

正行

夕照黄昏,一朵白云
轻盈地飘过窗前

我想将它裁件风衣
寄给门前翘首的老母亲

我想用它酿坛老酒
夜深人静,独饮几樽
又怕暖了身子凉了心
又怕醉酒成梦回不到故乡

云儿云儿,请你带上我的
思乡泪,快快飘去宋家巷
滋润巷口那朵海棠花

欧阳

北京近来降雨频繁,虽有助于迟滞温度的升高,但潮湿的气体还是让人不太爽。侄子给我布道说,官厅水库那边很凉爽,让去遛遛弯儿。

懒惰的我让他容我想想。

到周末,寻思待着也是待着,不如走一走好了。

结果收到我信息的侄子已然开车去了那边,让我坐高铁过去:“很方便的,用不了半小时。”

确实是用不了半点钟,但那只是高铁上的时间。从清河出发,20多分钟就抵达东花园北站。

出站一看,虽然只是一个车站,但车站的主体建筑和站前宽阔的广场,都是现代化的模样,就是人流稀疏,感觉很“冷清”。侄子说:你这个是错觉,大中午当然人少,哪天你晚饭后来看看。

尽管离北京城不到100公里,延庆和怀柔交界的这个地方确实体感舒适。隔天傍



起游戏。它的目光一直寻找着笼子外曾经的对手。它的对手也努力把身体靠向笼子这头,脑袋不停找寻空隙,试图钻到这边来的样子。

这对见不得又离不得的鹦鹉,让我想起一个词语——“相爱相杀”,像一些夫妻,像一些阅于墙的亲兄弟。

就在它们分开的第二天下午,那只把失败者啄得嘴破血流的胜利者竟然产下一颗玲珑的蛋——她是雌的!

原来,这是一位因将要产卵而焦躁不安的准母亲,在笼子这个二鸟世界,它的发泄对象只能是它那位求偶方式可能略显粗暴的丈夫——那只渴望成为父亲的雄鸟。雄鸟在笼子里扑腾,四处躲闪,默默承受了妻子的无名怒火,只因为,它体谅妻子肚里有孩子。



《龄寿万年》

作者为清代画家戴洪。关于戴洪,除传世画作之外,生卒年月和具体情况皆难寻文字佐证,其人应该是宫廷画家,据清内务府“各作成做活计档档”中载:“画院处画画人等次……戴洪、卢湛、吴棫、戴正、徐泰等五人三等,每月给食钱粮银四两、公费银三两。”此外,“清院本”《清明上河图》(1736年)的五位画家中也有戴洪之名。

供图·配文 络因

高 铁 “ 小 站 ” 一 瞥

里和北京没多少区别?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按这位老哥的说法,距离北京也就几十分钟(算起来比我上班的路途时间还短),他说,虽然他们这一辈儿基本不去北京,但年轻人常去,“上午去下午就回了”,北京有啥事儿咱这里当天就可以知道。

的确,我回头看看那些人堆儿里的年轻人,无论是穿着,还是脸上的表情,都比我更像北京人。

仔细想想,这个站前广场,对老一代——也就是还不习惯手机不离手——的人来说,或还有信息流散的功能,但就高铁而言,便捷交通带来的,实际上不仅是生活的时尚,也不只是物化范围内经济因素方面的一体化,更不限于地理距离上时间的缩短,更重要的,我想应该是城乡差距的逐渐消失,是文化层面的趋同、融合一体。

另外,或许这里的人们依旧保有纯朴的心理诉求,不同于城里人的“私密孤单”,他们更愿意有一个大家相聚的时段,就算是说一些无意义的话,就算是不说话,也愿意亲近人气汇聚背后的安详,并从中感受到人与人之间超意义的某些元素。

生命中的大野口

王芬霞

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在祁连山下的张掖市煤建公司下属的大野口煤炭转运站工作了两年。

记得去大野口煤转运站报到,是在7月的一天。接我的人介绍说:那里环境差,人少,除了挖煤的矿工,很少有外人涉足,没事时,要尽量少出门。这刚刚18岁的我,心里难免有些胆怯。

大野口距张掖市90公里,我们在山路上颠簸了近3个小时才到。我抬眼一看,心立刻凉了半截儿。半山腰上,一座不起眼的小院映入我的眼中。院中是七八间土坯房。房顶上,半尺高的荒草,随风摇曳。

这难道就是我将要工作的地方?

煤转运站上我共5人,除了主任,还有一位老师傅和两位女同志。我来了没几天,对面煤矿的工人就发现了我。这些长年埋头矿井中的人,很少见到外人,就更别说外面来的年轻姑娘了。发现新来了一位姑娘,他们立马来了精神,对着我,不管不顾地唱起了“花儿”。听得我是脸红心跳,又羞又怕。

夜晚,一轮明月静静地挂上东天,如水月光从窗户流进我的房间,大野河就在山脚下歌唱。偶尔,山间传来几声狗吠,使原本就安静的夜晚,显得更加寂静。我难以入眠,起身拉上窗帘,点上煤油灯,打开一本书,默默地读起来。

无数的夜晚,就这样悄悄地溜走了。有了书籍,我渐渐适应了煤转运站的环境,变得安静起来,并逐渐喜欢上了这个地方。

日子如流水。我在煤转运师傅们的带领下,利用闲暇时间,转遍了大野口周围的每一座山,每一片草原,也和煤矿的工人们熟捻起来。矿上的工人有事没事的,也常到我们煤转运站转一转,拉拉闲话,开开玩笑。

这其中,有一位年轻的曾姓小伙子,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小曾也就20多岁吧,是固原人,长得浓眉大眼,高大英俊。他时常到我们站上来玩,好像站上有什么东西吸引着他似的。他到煤转运站来,都会抢着帮我们干活,不是帮着过磅,就是帮着装煤卸煤,浑身似乎有使不完的力气。而他帮我们干得最多的,是到河里取水。因我们煤转运站建在半山腰,站里没井,生活用水全凭肩扛人挑,从路基下的大野河里取。小曾帮我们分担了很多工作,站里的人,从主任到员工,都很感念他。

我尤其感念小曾,因为他除了帮我们干活,还借给我许多书,教我唱“花儿”。

但这位小伙子竟在冬天的一次矿难中走了。这件不幸的事,让我难过了很长日子。没人的时候,我还偷偷流过好多次泪。自那以后,我沉默了许多,似乎一下子长大了。

日子依旧不紧不慢地向前过着,不觉就是两年。当又一个春天来临的时候,我离开了大野口,调到张掖市工作了。

我时常回忆起在大野口的点点滴滴,每当回望大野口,在一股莫名的充实中总夹杂着惆怅。

一湖烟波任畅想

冰 客

位于十堰市郧阳区的郧阳湖国家湿地公园,水清岸绿白鹭飞,湖光山色映衬晨光……这里是鸟类的天堂,水鸟竟多达73种,横渡千里飞往郧阳越冬的候鸟有银喉长尾山雀、斑嘴鸭、苍鹭、北红尾鸂鶒等,可爱的身姿散落在湖面或湿地上。

湿地公园位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心水源地,随着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建成蓄水、调水后,在郧阳城区周边汉江河谷形成了宽阔的水面,规划总面积为1743.60公顷,现有湿地面积1404.09公顷,湿地率为80.53%。

水是湿地之魂。湿地公园的美就在于它的水富有灵气,河汉湖渠如镶嵌在大地上的明珠,星罗棋布,晶莹剔透,熠熠生辉。清澈透明的湖水,风平浪静时如一面镜子,偶来一阵微风,便起丝丝涟漪,让人心旷神怡,悠然自得,不由得生发诗意和联想。畅游在湖面上的野鸭如微风吹拂的小船在湖面上缓缓移动。茂密的芦苇和丰盛的水草在湖中时而冒出一两米高的湖面,刺向蓝天;时而潜藏进了湖底,仿佛捉起了迷藏。百草丰茂的湖边,如出水芙蓉的女子静坐,或是散披着飘逸的秀发在微风的吹拂中奔跑,时而搔首弄姿卖弄风情,时而亭亭玉立,让人浮想联翩。是碧波荡漾的湖水,是丰茂遍布的百草,是绿色无垠的湿地,共同赋予了她湿润和灵性。

花草含情,湖水溢娇,百鸟聚乐,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幅迷人的生态画卷。行走其间,如痴如醉,犹如走进了仙境世界。

或许在满月的夜晚走在这湿地公园里,倾听水鸟的暗夜私语,会是另一番情趣拨动心弦。无论是在风和日丽的晴日,还是在细雨蒙蒙的雨季,或是在月光如水万籁俱寂的深夜,也无论是在百花盛开色彩斑斓的春天,还是在绿意盎然的夏日,更不管是在满目金黄的深秋,还是在霜雪笼罩无限静美的冬日,都会有不同的风情、不同的风韵。

春潮初涨,山花烂漫,一场微雨过后,美丽的郧阳湖便笼罩在一片浩渺的烟波之中,雾霭深处,朦胧之美渐次升腾。雨后的郧阳湖更是一番美景,湿地水草和宁静湖面仿佛水洗过一样清澈透明,沉浸在一望无际的烟波里,荷叶上的雨珠滚动,晶莹剔透。

如果说水是郧阳湖灵动的韵,那么雾则是郧阳湖的魂。烟雨成雾,如梦似幻。雾似帘,如轻纱,又如蝉翼,仿佛透明,能够看到朦胧的远方,却又如仙人的飘飘衣袂,在空中轻飘曼舞。晨雾瞬间即逝,太阳升起,云开雾散,这里又呈现出了勃勃生机。

湖光山色,烟雨人生。一湖烟波任畅想,坐在湖边静观碧水蓝天,一任思想的翅膀在无际的空间里升腾和飞翔。独立湖边,观潮涨潮落,听浪涛起伏,眼底,湖光辉映天长。黄昏时,在湖边静沐晚霞,江风拂面;入夜,把酒临风赏孤月,任一江碧水随暮色飘远。而远方郧阳城市的灯火正渐次点亮,拉开另一窗幕帘。

郧阳湖湿地与汉江相接,遥望两河相汇处,江面上波光灵动,而远方的江岸却是高楼林立,一座秀美的生态滨江新城,一幅绝美的山水长卷,沿着玉带般的汉江缓缓铺开。

几度人生轮回,静看湖风波起,如潮的思绪涌来。我时常想读懂这郧阳湖,读懂这湖水,这湖水里蕴藏的神奇和故事。人生的起伏潮落,事业的成败辉煌,心情的悲喜酸楚,却都被这一汪湖水带走,淹没在这一湖荡漾的碧波里,只有湖面泛出的涟漪告诉我过往与不平静,然后一任这湖水淘洗与涤荡,留下这水草丛生辽阔的湿地公园和一湖烟波,任人畅想。